

## 【书摘】

## 文吃与武吃

□ 郗文倩

吃是本能,但怎么吃却有颇多讲究。吃相凶恶,豺狼餐餐,往往引人侧目,谓为粗蛮无礼,因此,古今中外都有餐宴礼仪,要求人们“文吃”。

春秋时,齐国外交官庆封来鲁国访问,乘高档马车,很多人艳羡不已。可叔孙豹不以为然,认为庆封“服美不称”,没什么文化修养,配不上这样的好车。果然,庆封在宴会上吃相不雅,不懂礼让恭敬。见此,叔孙豹遂赋诗一首《相鼠》:“相鼠有皮,人而无仪。人而无仪,不死何为?”意思是,看那老鼠都有皮,人却没脸没皮,不懂礼仪,显然是讽刺庆封。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,庆封当赋诗应答,然而,他埋头大嚼,压根儿就没听懂,或者是听懂了没法回答,只好装傻充愣。这是《左传》里的一个外交笑话。

春秋时期,外交使臣们不仅要讲究餐饮礼仪,还要在觥筹交错间得体应对,这就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“文吃”了。这种吃,吃什么不重要,“文”更重要,这“文”就体现为“赋诗言志”。这是有一定难度的,也是体现贵族男子修养的一件风雅事情。

“赋诗言志”是一句古话。但古代所谓“言志”和今天所说“抒情”不一样,那个时候的“志”大都用在社交场合,关联着政治、教化,不是私人性的。为了避免在表达外交意见时出现言辞上的失礼,忤怒对方,达到预期的外交目的,“赋《诗》言志”就成为春秋时相当盛行的一种外交惯例和风范。

孔子要弟子们学《诗》,认为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,就好理解了。孔子一直按照周代风雅文化培养弟子们,在那种风尚下,不懂《诗》,真的是要闭嘴的。只不过,孔子时代,这种风雅就几乎没有了,此后也再无回温。所以,现在人们谈及“文吃”,都是实指,是说要吃得斯文罢了。

大家小姐是最斯文的,平常都笑不露齿,吃当然也不能多露牙齿的,因此,我猜,她们最不能吃的就是炸酱面之类。众目睽睽,樱桃小口,嘴巴成了过滤器,不仅品尝不到炸酱面的美味,恐怕怎么着吃相都难看了。

肚里不饿,比较容易做到文吃,但若是肚饿难耐,即便矜持着,也难免要“武吃”。《水浒传》里,武松来到景阳冈前,一口气吃了四斤牛肉,喝了十八碗“透瓶香”,方摇摇晃晃上了山。不过,若没了这顿武吃,他恐怕早被老虎武吃了。鲁智深大闹山门,一人吃了半条狗,显然也是武吃的模范。对这些英雄狼吞虎咽的不雅吃法,读者不仅不怪,反而颇为欣赏,大概是因为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本是英雄本色。

吃相不雅,有时还能有意外收获。东晋时太尉郗鉴为女儿择婿,众多青年才俊打扮停当,在大堂等待,个个拘谨不安。唯有王羲之坦胸露怀,歪在东床上吃胡饼,令郗鉴大为赏识,遂成东床快婿。大概岳父大人所欣赏的正是这种从容不迫的风度。

魏晋士人讲究言行狂放不羁,放浪形骸,但很多人其实也是以才情做底子的。典型的如王猛,寒门出身,曾着粗服拜谒权臣桓温,一边在身上捉虱子,一边议论当世之事,旁若无人。其言谈之不凡,态度之无所畏惧令桓温折服,“扞虱而谈”遂传为佳话。在“东床快婿”的故事里,年轻的王羲之一定也是有两把刷子的,若单单只是个胡吃闷睡的纨绔子弟,怕也难得垂青。所以,扞虱而谈、大嚼胡饼都只是表象而已,若后人只是把这些学了去,恐怕就真成东施效颦了。



《食色里的传统》

作者:郗文倩
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## 【思享】

## 印象派绘画的诞生与莫奈的传奇人生

□ 李洋

莫奈是当代艺术史上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。与梵高一样,他生前多半时光穷困潦倒。但今天,他的作品价值不菲,举世闻名。

《莫奈:逐光者》便是一部以图画形式呈现的“莫奈传”,书中用漫画的形式,讲述了莫奈从17岁到83岁的艺术人生。

该书绘画场景多取自莫奈名画原稿,不仅讲述了莫奈追逐梦想的故事,更涉及莫奈的情感、家庭、大量艺术上的挚友以及“印象派”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。该书编著者与绘者密切合作,以独特视角呈现了莫奈穷其一生追逐光影绘画艺术的故事。在了解莫奈之余,读者们还能轻松收获十九世纪法国艺术知识。

当代图书市场关于艺术家的传记,相比其他领域的算是少之又少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是专业性太强,内容太过冗长,难以卒读等。《莫奈:逐光者》则巧妙地将莫奈的一生融入绘画,高度还原莫奈作品色彩,讲述一幅幅名作背后的故事。

作为“印象派”绘画的鼻祖和代表,莫奈一生不尽顺遂,但他的人生故事却不像梵高一样人尽皆知。莫奈出生在法国,少年丧母,后遇到自己的绘画启蒙“老师”布丹,从而走向了绘画



《莫奈:逐光者》

作者:(法)萨尔瓦·卢比奥

绘者:伊法

译者:张佳玮

出版社:云南美术出版社

的道路,且一生都没有再放下过画笔。

“印象派”起初只是莫奈和几个朋友一起探索的某种绘画风格,其中包括雷诺阿、巴齐耶等在今天也不乏名气的大画家,年轻的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绘画风格,探寻光与影的全新表现方法。但这种描绘自然不拘一格的绘画呈现方式却并不被当时的主流采纳,

很少有人买他们的画作,整个“印象派”团体中的成员都在艰难度日。

根据书中的描绘,莫奈的画作只有一次被学院派肯定,那就是他以自己的初恋(后成为妻子)卡米耶为原型创作的人物肖像画《绿裙女郎》。但这仅有的一点“顺利”并不能给他带去多少成功,也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。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,莫奈曾选择跳河自杀。

莫奈是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,印象派的理论和实践大部分都有他的推广。莫奈擅长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技法,光和影的色彩描绘是莫奈绘画的最大特色。他最重要的风格是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的画法,在莫奈的画作中看不到非常明确的阴影,也看不到突显或平涂式的轮廓线。

近年来,莫奈的作品频频在拍卖场上以高价成交,这不仅是拍卖行对莫奈的青睐,更是艺术品市场对莫奈的高度肯定。但是现在的天价名画,在当时却便宜得让人震惊。为了生计,莫奈曾以一百法郎一幅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作品,甚至在妻子分娩时也只能用画画的方式来抵医生的医药费。

当下时代人们对梵高和莫奈的肯定,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一种坚持自我,忠于初心的人生态度的肯定。

## 【书评】

## 隋唐群英天下逐鹿

□ 胡艳丽

自古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帝王将相叱咤风云、建功立业的背后,是无数为生计从军男儿的生死两茫茫,是无数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,是战争所及之地人口的大幅锐减。

受万世景仰,创造盛世辉煌的大唐王朝,其开国史同样是一部生灵涂炭的战争史,是诸侯间相互倾轧的博弈史。

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于赓哲所著的《唐开国》,以唐太宗李渊逝世倒叙起笔,追述隋朝末年国家动荡,各股势力逐鹿中原的历史断面,表面上该书是以“关陇贵族”争霸,彼此间互相杀伐为主线,但实际上读者看到更多的是在“乱世出英雄”背后,数以百万计黎民的生死悲歌,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的严苛现实,当然还有乱世英雄们的虚伪、狡诈以及视人命为草芥的残酷。

书的开篇,首先讲了一个容易被读者忽略的问题,隋末各方英雄豪杰并起,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农民起义,而是关陇贵族之间的竞争。关陇贵族由来已久,最初是由西魏宇文泰创始的,他依托关陇地区的豪门贵族,发掘当地人力物力,实现高度集权,并创立了府兵制,这一系列的举措,皆是为了与东魏集团相对抗。可以说关陇贵族天然带着争权夺利的基因,后来的北周、隋、唐皆出自这个集团,看似改朝换代,实则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权力更迭,只不过权力大乱为代价。

再说隋炀帝本人,虽不乏才干,甚至颇有经济头脑,但他致命的缺陷在于,顺境时志得意满,忘乎所以,逆境时又灰心丧气,沉迷酒色,坐以待毙。假如他在天下大乱的前夕,能够痛改前非,昭告天下停止征伐辽东,延缓重大工程建设,让百姓休养生息,或许在传统“忠君”思想的制约下,关陇贵族徒有野心,也不敢轻举妄动,隋炀帝依然有翻盘的机会,但其遇挫后的“鸵鸟”式行径,以及沉迷酒色的放纵,都“助”其加速走上了灭亡。



《唐开国》

作者:于赓哲
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再说大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,从书中所述来看,此人具备了心机深沉、善于伪装,以及杀伐果断、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等一切“成大事者”的特质。正如作者所言,他能举事成功,首要因素,便是其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身份,天然拥有民间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号召力。但他真的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利益吗?显然不是,这不过是一张助其夺取天下的跳板,他对同样出身关陇集团的争霸者,虽有伪饰但其下手比对其他竞争对手更不留情,甚至可以说是欲除之而后快。就算是对他曾亲口称之为“从弟”的陇西李轨,也因其在回信中自称“大凉皇帝”,而兵戎相见,最终将其斩首示众。对同样出身关陇贵族的李密,同样也是利用为先,先稳住其人,而后利用他招拢瓦岗军旧部,而后让李密担任宴会服务大臣的角色,导致李密愤而出走,最终结果不外乎诛杀。

天下,并无有情的帝王。李渊如此,其子李世民同样如此;李世民登上皇位的过程,并不比隋炀帝光彩,而作者在书中多处指出李世民政改开国史,丑化其兄李建成,美化自己。事实再次证明,关陇集团,或者推而广之,

自古帝王相将,他们在逐鹿皇权的过程中,都在一步步把自己变得残酷、冷血、六亲不认。皇权之下,是同根生兄弟的身首异处,是无数臣子在排队排队赌命中的生死未卜,以及牵扯株连颇多的家族之祸。

在帝皇心中或许有治国平天下的智慧、有平衡各方力量的制衡之道,有赢得军心、民心的政治手腕,但绝无人所有的人伦亲情和朋友之谊,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,他们的是非观都与自己的利益挂钩。

在书中,有一位少见的重情重义的人物,只是其刚一出场,便匆匆谢幕了,他便是效忠隋帝的张须陁。在与瓦岗军的大海寺战役中,张须陁战死。“张须陁本来已经杀出重围,但是为了救部下,又跃马重返包围圈冲杀数次,最终战死”。这样的主帅,在整本书中实属少见,在血腥的战场之上,有背信弃义者、有倒戈投降者,但少有主帅为下属奋不顾身,且几次重返包围圈,为部下置自己生死于不顾,直至战死。依笔者看来,凡事不以成败论英雄,张须陁当属隋唐第一义士,交友当如张须陁。

作者在书中以战争讲述和人物描写双线并行,以李渊举事,与各方豪强势力在争斗中此消彼长的较量为半径展开叙述,其中对雄主窦建德、劲敌王世充、猛将尉迟敬德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,但在各种利益博弈的战争大雾掩盖之下,合书再回忆这些人,曾经的风云人物,也都面孔模糊。

自古英雄最是悲凉,戎马倥偬后,最终都付笑谈。

在书的最后,作者指出唐朝建国是一次历史的纠错,它摒弃了隋炀帝施政的种种弊端,继承了隋朝的种种优点,促成了大唐盛世的到来。不论唐开国史如何血腥,帝王心计如何深沉,中国历史仍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,也造就了直至今天人们还引以为傲的大唐辉煌。相对于历史而言,那些在唐开国战争中枉死的将士、黎民,最终都凝缩成了一个并不确切的死亡数字,并渐渐被后世遗忘,泯灭于历史时空之中。